



THE STONEHENGE
LEGACY

一部5000年酿就的惊悚小说 丹·布朗畅销小说的完美再现
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到了。

巨石阵密码

[英] 萨姆·克里斯特◎著
(Sam Christer)

王丽娟 马漪然◎译 丁占罡◎译审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THE STONEHENGE
LEGACY



巨石阵密码

〔英〕萨姆·克里斯特◎著
(Sam Christer)

王薇娟 马燕然译 丁占奎译审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01-2011-21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石阵密码 / (英) 克里斯特著; 王丽娟, 马漪然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143-3960-4

I. ①巨… II. ①克… ②王… ③马…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0937号

Copyright © 2010 Sam Christer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11 by Spher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ITTLE, BROWN BOOK GROUP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MODERN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作 者 (英) 萨姆·克里斯特
译 者 王丽娟 马漪然
译 审 丁占罡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12.875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960-4
定 价 3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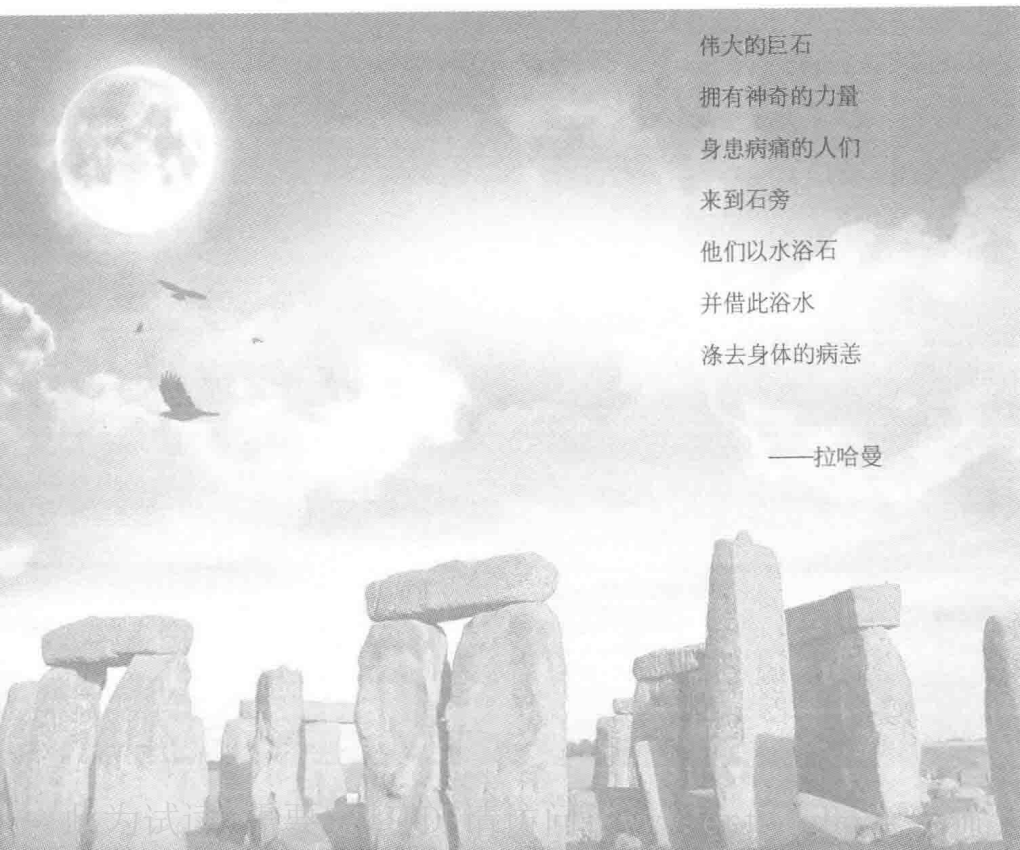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献给我读中学六年级的儿子埃利奥特
——对你的处事方式和所做的一切，我深以为傲。

第一部分

伟大的巨石
拥有神奇的力量
身患病痛的人们
来到石旁
他们以水浴石
并借此浴水
涤去身体的病恙

——拉哈曼



1 6月13日，星期日，朔月
巨石阵

薄雾，宛如弥漫着水汽的风滚草，笼罩在威尔特郡寂静的夜空。空旷的原野上，戴着兜帽的护祭祭司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他们仰望天空，见证第一弯银钩的出现。新月初升，在巨大的黑色天鹅绒般夜幕的包裹下，仅仅透出一道微弱却很洁白的光亮。

地平线上，一位老者转过身来，兜帽下露出苍白的面孔。他苍老的手举着燃烧的火把。低沉而急切的话语在护祭祭司中间传递着。祭品已经准备就绪，他斋戒期满已被带来。七天没有进食，没有见到阳光，没有听到声音，没有接触任何东西，也没有闻到任何气味儿。他的身体已被除去了尘世的不洁，他的感官变得敏锐，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命运。

护祭祭司们身着手工编织的麻布袍，腰系麻草搓成的腰带，脚穿兽皮制作的鞋子。这是古人的穿着方式，是献祭的开创者们的衣着。

净身祭司们脱去祭品身上肮脏的衣服。他赤条条来，也终将赤条条去。他们从他手指上褪去戒指，从手腕上摘掉手表，从脖子上解去悬挂着某个伪神的粗糙金项链。

尽管祭品在不停地挣扎着，他还是被抬到河边，浸入到水中。冷水咕咚咕咚地灌进了他的嘴里，呛到了他衰竭的肺。他像一条受了惊吓的鱼，抗争着，试图找到一股安全的水流使他逃脱捕获者的魔掌。

但，那是不可能的。

净身完毕，他被哗啦哗啦地从水中拽出，拖到岸上。接引祭司们俯下身，用一条条树皮把他捆绑在松木做成的担架上。松树是高贵的，从冰川时期便伴随他们一路走来。接引祭司们把他举到肩上，就像自豪而充满爱意的人们抬着深爱的兄弟的灵柩一样。对他们来说，祭品是珍贵的。

接引的路很远——足有两英里多。从德灵顿古老宿营地启程，向南走过林阴大道，便来到了这个由巨大的青石和每块重达 40 吨的砂岩搭建成的巨石阵。

接引祭司们没有抱怨。他们知道，祖先们当年历尽千辛万苦才把巨石从几百英里外运抵这里。通晓天象的古代建筑师们跋山涉水，会聚于此，用赤鹿角和牛骨刀挖掘了如今环绕巨石阵的土坑。接引祭司身后，是紧紧跟随的信徒们，清一色的男性，统一穿着带有兜帽的褐色粗麻袍。他们从不列颠岛、欧洲乃至全世界许多地方纷至沓来，因为今晚他们将要见证的是巨石阵新任阵主的第一次献祭，是期待已久的献祭，是一次重振巨石精神、恢复巨石神力的献祭。

接引祭司在踵石脚下止住脚步。那是块巨大的倾斜着的砂岩，是天神的家园。在它周围，只有矗立在 80 码外的庞大的巨石阵，它傲视着一切。

在巨石阵入口的中心处，一堆篝火在夜幕下摇曳。升起的燎烟像张开的十指，试图一把揽住月亮。当巨石阵阵主举起双手示意时，火焰照亮了他的身影。他的双手停顿了一下，然后慢慢划过一道弧线，仿佛在推动涌动在他和几组高大的三石拱门组成的马蹄形阵列之间的能量之墙。

“伟大的众神啊，我感觉到了你们永恒的存在。大地母亲永恒不朽，苍天父亲至高无上。崇拜，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在你们面前，

我们恭顺地跪地行礼。”

那些头戴兜帽、秘密聚集在一起的信徒们默默地屈膝跪倒，他们十指伸开，面颊贴地，齐声祷告：“我们——你们顺从的子民，圣石的信徒们——聚集在祖先的尸骨前，向诸神致敬，献上我们的虔诚和忠心。”

阵主两掌对击，双手合十高举过头顶，手指直指上苍，对神祈祷。接引祭司们站起身来，将捆绑在粗制的松木担架上的裸身男子再一次抬上肩膀。

“感谢你们——所有庇护我们、保佑我们的神灵！遵照祖先的祭神方式，我们献上祭品以示敬意。”

接引祭司踏上了最后一段路程。他们穿过巨石拱门，走向位于至日线上的献祭所在地——屠牲石。

祭品被放在了这块灰色的长石板上。巨石阵阵主低下头看着他，合着的双掌碰了碰祭品的前额。面前的祭品早已吓得魂飞魄散，而阵主却毫不畏惧地直视着他蓝色的双眼。就像国王放逐卖国者一样，阵主已经做好准备要抛掉所有怜悯之心。

他一边用合十的双手缓缓地绕过那男子的面颊，一边继续诵读祭文：“以我们父母的名义，以我们保护者和教导者的名义，我们赦免你尘世的罪孽。通过你生命的献祭，我们净化你的灵魂，助你踏上天堂的永生之路。”

至此，阵主分开手掌，展开双臂。他的站位与月亮位相保持平衡，他的轮廓在巨石上呈现出一个十字架形状。

接引祭司在他伸开的手上各放上一把神圣的工具。阵主牢牢握住工具，手指紧紧攥着几个世纪前制作的光滑的木柄。

第一把火石斧砍在了祭品头上。

紧接着是第二把。

然后又是第一把。

一斧接一斧，雨点般砍下，直到祭品的皮骨粉碎得犹如破裂的蛋壳一般。伴随着祭品升天，人群中传来欢呼声。当阵主转过身伸开双臂向信徒们展示祭品溅洒在他的麻袍和身体上的血迹时，人群再次发出一阵胜利的欢呼。

“正如你们为了建造这座保护我们的神圣之门而流血献身、粉身碎骨一样，我们也为你们流血献身、粉身碎骨。”

信徒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来，用手指蘸了蘸祭品的血，抹在自己的前额。然后走回巨石圈，亲吻三石拱门。

涂抹了鲜血，接受了祝福，他们低头鞠躬，然后消失在威尔特郡黑茫茫的原野中。

2 当日早晨晚些时候 索尔兹伯里城，克兰伯恩·蔡斯，皇家托拉德

纳撒尼尔·蔡斯教授的家是一座17世纪建造的乡村别墅。此时，他坐在橡木墙书房的书桌旁，透过铅框窗看着黎明消退、太阳升起。这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

第一缕阳光照射着挂满露珠的草地，一只色彩鲜艳的公野鸡神气十足地走在草坪上。颜色灰暗的母野鸡们蹒跚地跟在公野鸡后面，佯装着对它感兴趣，啄食着蔡斯的花匠摆放整齐的装满肥料的椰子壳。

公野鸡得意扬扬地展开翅膀，舒展成闪亮的紫铜色扇形。它的头、耳朵和脖子呈现出热带海洋的墨绿色，颈前部和两颊则是充满异域风情的亮紫色。醒目的白色环绕着它的颈部，让它看上去如同祭司一般神圣。它的面部和垂肉是深红色，黑色的羽毛说

明它是某种普通野鸡的变种。教授仔细观察后怀疑，这只野鸡的上几代一定和一两种珍贵的绿野鸡交配过。

蔡斯是成功人士，比大多数人梦想取得的成就还要突出。他在学术上才华横溢，曾被赞誉为剑桥最具智慧者之一。他关于艺术和考古的著作畅销全球，其读者群不止限于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者。但是他的巨额财富和奢华风雅的生活方式并非来自于学术造诣。多年前他就离开了剑桥，将才智应用在了寻找、鉴定和买卖世界上某些艺术珍品上。正是这种实践使他成为财富榜的常客，也让他背负了人们私下流传的盗墓者的声名。

这位 60 岁的老者摘下棕边花镜放在古董桌上。手头的事情紧迫，但可以等到外面草坪上的表演结束后再处理。

恭顺的母野鸡们停止了进食，给予公野鸡所渴望的关注。公野鸡的爪子跳舞般快速地在地上刨了几下便带领着这群浅黄褐色的母野鸡向一片修剪整齐的水蜡树走去。蔡斯随手拿起放在窗台上的一副小型双筒望远镜向外观看。起初，他只看到灰蓝的天空。随着镜筒压低，模糊的鸡群进入视野。他不停地调试焦距，直到眼中景物如这个清凉的夏季早晨般明朗、清晰。现在，公野鸡被母野鸡们簇拥着，发出短促而欢快的柔声鸣叫。教授可以看到在右侧不远处的树篱下有一个用树叶堆起的浅浅的鸡窝。

蔡斯百感交集，窗外这一幕感动得他几乎落泪。公野鸡正处在生命的巅峰，体色鲜艳，充满活力，尾随着众多的爱慕者，正准备繁衍后代。蔡斯记得那样的日子、那种感受、那份温暖。

可那一切都逝去了。

他把双筒望远镜放在精美的竖铰链窗旁，回到重要的文字工作中来。他拿起一支古雅的钢笔——一款限量版的“百利金雕具星座”，玩味着这支笔的重量和匀称的比例。这款笔只生产了 580

支，标志着水星距离太阳 5800 万千米。天文学在纳撒尼尔·蔡斯的生命中至关重要。太重要了，他想到。

他把笔尖蘸入镶嵌于桌面上的古色古香的铜制墨水池中，吸足墨水，然后又开始了工作。

纳撒尼尔花了一小时才在精梳棉混纺纸上写完了要写的字，那是印有他个性化水印标志的纸。写完后，他仔细阅读了每一行，思忖着信件将对读信人产生的影响。他用吸墨纸吸干了未干的墨水后，小心地把信纸折成三折放进信封，然后以传统的封蜡法封好口，贴上个性化邮票。对纳撒尼尔来说，仪式是重要的，尤其是在今天。

他探身把信放在大书桌的中央，又靠着椅背坐好。完成了这桩心事，一种黯然神伤和如释重负的情感交织在他心中。花园尽头是片果树林，太阳此时已高过树梢。如果是平日里，他会在上午早些时候走过去逛一逛，也许坐在凉亭里吃顿午餐，欣赏一下花园中那些野生动植物，还有那五颜六色的景致，然后再美美地睡个午觉。又一天也就这样过去了。

他打开书桌最下面的抽屉，取出那把一战时期的左轮手枪，对准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血溅到窗上，窗外的野鸡发出了惊恐的叫声，四散着飞向灰色的天空。

3 第二天 剑桥大学

吉迪恩·蔡斯静静放下电话，茫然注视着办公室的墙壁。电话铃响时，他正研究在马耳他的一座用巨石修建的庙宇中进行考古挖掘所发现的文物。

女警官说得相当清楚：“您父亲去世了，是开枪自杀。”回想一下，她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没有多余的话语，没有过多的修饰，而是直奔主题，让他惊愕得喘不过气来。是的，她说过“很遗憾”之类的话，也低声表示了哀悼，但当时，这消息本身让这位 28 岁的颇具才气的副教授震惊得大脑一片空白了。

父亲。去世。开枪。

这三个短小的词汇在他头脑中绘成了一幅巨大画面。他唯一能做出的回答是：“哦。”他要求女警官重复了一遍她所说的话，以确定他听明白了。并不是说他刚才没听懂，而是太惊惶失措了，除了回答“哦”什么也说不出。

父子间已经多年没说话了。在一次激烈的争吵过后，吉迪恩冲出家门，发誓不再跟那个老家伙说话。做到这一点倒是没有太难。

自杀！

太令人震惊了。这位了不起的人物一辈子都在唠叨着要大胆、勇敢、积极进取，可是还有比打出脑浆自杀更懦弱的行为吗？吉迪恩闭上双眼。上帝啊，那场面一定惨不忍睹。

他神情恍惚地在办公室里踱着步。警察局要他去威尔特郡回答几个问题，帮忙解决一些疑问。但他连自己能否找到走出办公室的门都不确定，更别提去迪威齐斯了。

童年的记忆像正在倒塌的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幕接一幕在脑海中连成一串：高高的圣诞树，门前小草坪上快要融化的雪人儿，还在上幼儿园的吉迪恩穿着睡衣跑下楼来拆礼物，父亲与他嬉戏，母亲做的菜肴足够一村人吃。他记得父母在槲寄生^①下相互亲吻，

① 槲寄生：英文为mistletoe，一种四季常青、开黄色花朵、入冬结出白色或红色浆果的寄生植物，在西方被称为“生命中的金枝”，代表着希望和丰饶。英国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话：没有槲寄生就没有幸福。

而他则紧紧抱着他们的大腿，直到父母抱起他，亲吻他。后来就发生了变故，六岁的他开始承受失去母亲的痛苦，寂静的墓地，空荡荡的家，父亲的改变，寄宿学校的孤独……

南下威尔特郡的路上，他有太多的思考。威尔特郡是母亲的出生地，是一个她总是亲切地称之为“托马斯·哈代的故乡”的地方。

4 威尔特郡

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那是史前建筑师们按比例精准测量、精心建造的杰作——由冰冷的石头砌成的神秘的拱顶地下建筑。那是正式入教的信徒才能进入的地方。

圣石教的神殿是一处隐藏于地下的奇观，它足有一座大教堂大小，但突出于原野地表的仅是块微微隆起的草皮，肉眼几乎看不出来。而地下部分是古代文明的结晶。这一反映古人杰出才智的建筑仍然困惑着现代最优秀的建筑师们。

公元前 3000 年的样式，现在看来落伍了。神殿就像吉萨大金字塔一样，不合时宜，但却惊人般不可思议。

地下坟墓中埋葬着巨石阵和神殿的建筑师们，他们的尸骨在二百多万块采自同一地区的石头中安息。吉萨遗迹是近乎完美的金字塔，而神殿则是近乎完美的半球，是一座建造在环形基座上的拱形圆顶建筑，像半个冷月。

现在，脚步声回荡在下旋通道，就像大雨落入了洞穴般的内室中。小议事厅的烛光中，核心圈成员聚在一起，共五人，象征着巨石阵内圈五座三石拱门。他们都穿着麻袍，戴着兜帽，表示对建造这一圣地的先人们的尊重。

从正式入教开始，信徒的名字就用与他们名字首字母相同的星座名称命名，这是他们在圣石教中的代号。这种秘密的伪装是另一个古老的传统，是一种对世界仅靠星座导航的年代的仿效。

天龙座身材高大魁梧，浑身洋溢着掌权者的气概。他级别最高，是核心圈的统领。他的名字源自拉丁语“龙”。大约三千年前，北半球所有重要的极地星座都源自这个星座。

“怎么说的？”兜帽下闪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是指警方。威尔特郡警察局拥有全国最悠久的历史。

五十出头、身材矮壮的天鹤座迅即答道：“开枪自杀。”

苍蝇座一边深思一边踱着步，烛光在他身后的石墙上映出幽灵般的影子。尽管年纪最轻，但他巨大的身影笼罩在整个屋子里，“我从没想过他会这样做。他像我们任何人一样虔诚。”

“懦夫，”天龙座突然说道，“他知道我们对他的期望。”

天鹤座没有理睬天龙座的怒火，说道：“他丢给我们一些麻烦。”

天龙座走近他：“我和你一样清楚事态的严峻，但我们有足够时间在履行神圣的盟约之前解决问题。”

“他留了封信，”天鹤座补充道，“天鹰座认识进行调查的人。他自杀前给儿子留了遗书。”

“儿子？”天龙座回忆着。模糊的记忆渐渐浮现。纳撒尼尔曾带着个满头黑发、骨瘦如柴的孩子，“我忘了他还有个儿子。是牛津的老师？”

“剑桥。他正在回来的路上。”天鹤座挑明了弦外之音，“回他父亲的家。天知道他在那儿会发现什么。”

天龙座皱起眉毛，目光锁定在苍蝇座身上：“该动手了。我们对自己弟兄本无恶意。活着时，他是我们最好的盟友。死后，必

须确保他不会变成我们最棘手的敌人。”

5 巨石阵

傍晚的薄雾环绕着巨石的基部。天公巧手将这一景象打造成云海中的群岛。对在附近公路上驶过的驾车者来说，这美景平添了旅途乐趣，而对信徒来说，它有着更多的意味。

此时，光线隐隐约约，若有若无。这珍贵的景象每天在黎明日出和黄昏日落时各出现一次。当光明与黑暗不分彼此的时候，隐秘在各处的精灵获得了些许稍纵即逝的和谐。

巨石阵阵主明白这一点。他知道海上曙暮光最先到来，当太阳落到地平线以下 6~12 度时，水手们就可以真切地看见天空的星座。随之而来的是天文曙暮光，此时，太阳落到地平线以下 12~18 度。

角度，几何学，太阳方位。像他一样的人们自古至今都掌握着这条神圣的三角定律。没有那些人，巨石阵就不会伫立在这里。巨石阵的选址并非出于偶然。在最伟大的古代钻孔机和天文建筑师的神圣指引下，它的位置才被最具才气的人们确定下来。它的建造如此精确，巨石环经过五百多年才最终告成。

如今，四千多年过去了，信徒们不遗余力地在这些巨石的细节上花费心思，丝毫不亚于他们的前人。

就在海上曙暮光融入天文曙暮光那一刻，巨石阵阵主站在了他的位置上。他和周围的青石都一动不动，那些青石像站岗放哨的卫士守护着他。

他独自一人。

如同古代以动物内脏占卜吉凶的祭司一样，他在耐心地等待

着神灵的降临。

不久，窸窸窣窣地传来了柔和的讲话声，众神开始指点迷津，他获取了智慧，开始明白自己该如何去做了。他不会过分担忧教授的自杀，而应更多地提防他的儿子。他还要监督好对祭品的妥善掩埋。如果遗体被掘出，后果将不堪设想。最主要的是，他必须确保第二阶段祭品续献仪式的顺利完成。

仪式必须完成。

乳白色的水汽在他双腿四周环绕升腾，砂岩在神奇的微光中似乎有了生命。难道是看错了？还是视线产生的错觉？他并不这么认为。对非专业人士来说，新月几乎是看不见的，可对他这样一位考古天文学家来说，那是整个宇宙的信号灯。整个苍穹之中，天体各行其道，其循环周期已逐渐形成。他体内的每个细胞都能感知到太阳从五朔节运行到夏至的整个过程。

还有七天就是夏至——太阳恒定的时刻，届时所有的关注点都将集中在黎明，但实际上应该关注的是接下来的黄昏。

夏至午夜之后再过五天的那个神秘的夜晚，在富饶的暮光之中，夏至后的第一个满月将会出现。那正是续献祭品的时刻。他必须回到圣石之中，继续完成已经开始的仪式。

天完全黑了，阵主寻找着北极星，那是小熊星座最亮的一颗星，是最靠近天极的神圣光亮。他的双眼从黑色天幕转向了史前的大地，再转向牺牲石。他听到了圣石的命令，全身战栗。

众神不会容忍失败。

6 威尔特郡警局总部，迪威齐斯

梅根·贝克探长真想把这一天抛到脑后，何时才是个头啊。